

杯酒落怀，刀锋剑影，机关算尽之时，她决然一笑。  
兄弟相向，故人反目，火炮兵涌之时，他刹那苍老。  
**我爱你，原是一场黄心挫骨的劫……**



# 相见欢

叶儿  
著

YEER WORKS

落花如梦  
上

言情新锐作家  
叶儿执笔计中计，情中情  
打造爱恨纠缠沉浮大戏

媚颜红妆，

她为仇恨隐藏身世，翻云覆雨。

病体孱弱，

他为皇位处心积虑，傲视天下。

# 相见欢

叶儿  
YEER WORKS  
著

落花如梦  
上

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见欢·落花如梦：全2册 / 叶儿著. —北京：  
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4.3  
ISBN 978-7-5113-4507-3

I. ①相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49810号

---

相见欢·落花如梦：全2册

---

著 者：叶 儿

出 版 人：方 鸣

责任编辑：叶 辞

装帧设计：姚 瑶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00mm×980mm 1/16 印张：36 字数：600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3-4507-3

定 价：59.80元 (全2册)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：100028
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：(010) 82069015 传 真：(010) 82069000
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CONTENTS

# 目录

- | 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|
| 001 / | 第一章  | 孽尽缘生 |
| 014 / | 第二章  | 酒后真言 |
| 030 / | 第三章  | 前情旧恩 |
| 044 / | 第四章  | 计中之计 |
| 060 / | 第五章  | 春光旖旎 |
| 075 / | 第六章  | 一舞倾城 |
| 091 / | 第七章  | 真假探究 |
| 107 / | 第八章  | 四薄秘密 |
| 121 / | 第九章  | 丹娘落殇 |
| 135 / | 第十章  | 宴场惊心 |
| 148 / | 第十一章 | 别离相聚 |
| 162 / | 第十二章 | 山寨旧识 |
| 178 / | 第十三章 | 冒名来人 |
| 193 / | 第十四章 | 紫萝藤谢 |
| 209 / | 第十五章 | 谁是婆婆 |
| 224 / | 第十六章 | 险胜疑云 |
| 240 / | 第十七章 | 琴音为错 |
| 254 / | 第十八章 | 崖上血梅 |
| 267 / | 第十九章 | 木屋相会 |



[ 第 一 章 ]

孽  
尽  
缘  
生

分明已是十六的日子，可天上的月亮却似乎比十五的更圆，薄云轻裹，那圆月之上似乎被染上了几分血色，有些骇人。

起风了，将后堂的白色帘幔吹得起起伏伏，恭王府内，替王妃守灵的小丫鬟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着瞌睡，“嚓！”轻轻的一个脆响，倒教她的睡意全无，她瞧了眼那摇摆间仿佛随时会熄灭的火苗，不由得一阵哆嗦。

“呼……”又一阵阴风吹过，烛火骤灭，她不由得裹了裹袍子，刚壮着胆子准备去点灯……借着朦胧的夜色，她仿佛看到尸棺轻轻地摆动……“嚓嚓”的声响越来越刺耳，棺盖点点而移，几缕香火悠悠传来些忽闪忽灭的幽光，她居然看到已经死去三日的王妃，慢慢、慢慢地从棺材之中坐了起来。

月色之中，王妃的脸色愈加苍白，可她毫不在意，环顾四周之后，用力去推那已经推开大部分的盖棺，再慢慢地爬出来，待得她站定，对着那小丫鬟凄烈一笑间，那小丫鬟才记起害怕，瞪大了双眼跌跌撞撞向外跑。

“不好了，不好了……王妃借尸还魂了……不好了……来人啊……”

叫喊之声响彻整个王府，可后堂之中空空寂寂。还魂而来的王妃叹过一口气，几声鸟语，屋顶之上的黑衣人一跃而下，灯被点亮了，黑衣人走到了棺材前，目光却望向王妃，带着试探去问：“誉宁，决定了吗？”

王妃脸上有些动容，也移步到棺材之前，看着里面那个跟她有着同样面容，却的确已经停止呼吸的女子，生出些哀伤。

“如锦，我会替你报仇，也会替爹娘报仇！”王妃收回欲抚女子面颊的手，冷冷转身之间咬牙切齿。

“誉宁，那样不值得！”黑衣人的眼中流露出几分祈求。

可换来的只是王妃更冷彻骨髓的话语：“不值得？既然决定了，便没有

什么值得不值得！默然，你记住，从今天起，我便是沈如锦。而沈誉宁已经死了，死得彻彻底底！”

黑衣人似乎还要说什么，可嘈杂的脚步声就此传来，他再也来不及说什么，抱起棺柩之中的沈如锦，轻轻一跃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独留沈誉宁，转身之间，便见那一身锦衣华服男子眉目如蹙，恨恨盯着她。

她极其用心地去记面前男子的容颜，看他眉目如画间生出的俊逸……可火苗熠熠，她尚不曾瞧真切，那男子已几步走来，猛然之间掀起她垂落的鬓发。沈誉宁吃痛，不自然地随他的力道踮起了脚尖，却又在下一刻被狠狠甩到了地上。

她的手不由得攥成了拳，可斜眼瞥见那男子身后黑压压的大群人之后，颓然地慢慢松开。

“你究竟是人还是鬼？”男子暂且放开沈誉宁，厉声问道。

可沈誉宁并不作答，只那样瘫坐在冰凉的地板之上。

沈誉宁的这般态度激怒了男子，他又弯腰抓过她的衣领，没有丝毫顾惜，用力拽起之后再次扯着她的头发，将她的头撞向棺木！

一下，又一下，再一下……“咚咚”的声响生出阵阵余音，看得周遭的丫鬟侍卫们骇然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相劝。

“你不是要寻死吗？怎么又活了？既然你死不成，那么本王来帮你！”男子说话间手中的力道更加大了几分，咬牙切齿的模样显得有些狰狞。

血，从沈誉宁的发间流下，如一条毒蛇蜿蜒而落。拳头已经紧紧地攥起，可当她看到男子身后跟随的一众侍卫，又再一次慢慢地将已经攥起的拳头松开，她的头晕得厉害，目光有些涣散，迷迷糊糊之中，她仿佛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分尸时候的惨烈，看见母亲撞棺倒地的决绝，而地上的血迹蔓延成了华丽的花朵。

她终究不是那瘦弱无力、毫无任何主见、唯唯诺诺的沈如锦，她是将军府自幼被当成男儿教养、精明睿智的沈誉宁。

所以当她的心性又清明了些许，趁着男子松手那一刻转头，用尽所有的力气去轻蔑地笑。

那样的笑意似乎惹怒了面前的男子，男子手中的力道更增添了几分，一下子竟然将沈誉宁从冰冷的地板上拽了起来，又一次地拽着沈誉宁的脖子往

棺木上撞去，随着响亮的“咚咚”声响起，男子的心情仿佛一下子好转，撞击了几下之后，暂且停住，仰脖大笑起来！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笑声飘荡在夜色之中，融入了这血月之中。

“晋致，你在做什么？”在所有人战栗之时，一个虽孱弱却生出气势的声音传来。

杭晋致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另一男子披着厚厚的袍子带着几声干咳走了进来，一眼就瞥到摔到地上的沈誉宁。

他不等晋致回答，几步向前，蹲下身去探沈誉宁的鼻息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

“点灯！点灯！”他大声招呼时，早就有丫鬟战战兢兢地又点亮了好几盏烛火。后厅一下子变亮，而他面前，的确就是他明媒正娶的恭亲王妃——可她已经死了三日了。三日之前，是他亲手把脉验证的。

他扶着棺木站起，犹豫之下，又弯腰将昏迷过去的誉宁抱在怀间，因有些吃力，他踉跄了几下方才站稳。

“五哥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”杭晋致焦急地跟在男子身后询问。

“干什么？”男子看了一眼手中的沈誉宁，随即移开目光答道，“既然她死而复生了，那么我就要她好好地活下去！”

“五哥，你疯了，她就是个祸害，决计不能留在王府……”杭晋致一脸的不可置信，“再说她究竟是人是鬼还不知道！五哥，她都已经死了三天，却突然死而复生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吗？五哥……”

“够了，她死过了一回，我绝对不会让她在本王的眼皮底下，死第二回！”杭晋承声音极低，可每字每句都有着让人不可抗拒的威严。

杭晋致不敢多言，只是对着杭晋承离去的背影疑惑不解——他的五哥，以前从没正眼瞧过王妃——他仰头看天际，夜月愈圆，薄云鬼魅般缠绕其四周，诸事诡异。

而厢房门闭，杭晋承的披风骤然落于地上，面上的病容也消失殆尽，他将沈誉宁抱上床榻，却在下一刻端起一盆凉水朝她泼去。

沈誉宁一个激灵，醒了过来，不曾开口，就被杭晋承的大手捂上了口鼻，她的气力涣散，只能哼哼两声，听他厉声言语：“沈如锦，你不是三番五次地寻死吗？怎么，临了头，却不敢了？假死吗？好玩吗？你在我恭王府



玩的把戏够多了吧？如果我把你过世的消息真的报给了皇兄，那么今天，你得到的一定是一个欺君之罪，你们沈家那些好不容易才存活下来的人，也许就是因为你的—时兴起，全部失去性命。”

杭晋承发髻上的珠子发出熠熠的光辉，灼得沈誉宁的眼睛生疼，她瞧不清面前，可那冷酷的话语句句入耳，她用力甩了甩头，想让自己的神志稍稍清明一些，但杭晋致的确是下了狠劲，她觉得头晕得厉害，别说现在一刀杀了杭晋承，就是扇他一个巴掌怕也没这个力气了。

不能报仇，她只得松懈下力气，养精蓄锐。这样的神情在杭晋承的眼中瞧来是疲倦至极，余下的警告就此作罢，转身离开，门被重重关上，余音作响。

沈誉宁休息了几日，伤势渐渐好了起来，可除了那一日，杭晋承再没有来过，究竟要如何刺杀，她不由得犯难。

她靠近窗户坐着，看着窗外，仿佛静静等待就能将杭晋承等来—样，而看到沈誉宁这样迫切的眼神，沈如锦从沈府带来的贴身丫鬟小梅不由得叹息摇头，随即又做自己手中的针线活去了。

小梅的这个小动作落在了沈誉宁的眼中，十分不解，屋子空荡，并没有外人，她等了一会儿，还是开口：“小梅，我这个样子，很让你叹息？”

“小姐，你明明知道王爷不爱你，还天天这么巴巴望着，小梅看了都替你伤心。”小梅并不知面前的女子已经不是她之前的小姐沈如锦了，所以依旧若随常—样说着，之后又低头将绣着的丝线咬断，收入了篮中，走到沈誉宁身后，替她揉着肩膀又带着嗔怒道，“小姐这次吓死我了，可我本来想着，小姐这次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心性该是有点儿不同啊，没想到，小姐还是这样巴巴地等着王爷，小梅只怕小姐您等到脖子都长了，王爷也不会来。”

“王爷……从来不会来看我吗？”迟疑着，沈誉宁仰头看向小梅，等待着她的答案。

而听了沈誉宁这样—问，小梅奇怪起来，咬着唇睁大眼睛，又看了沈誉宁—眼，才慢慢点头：“小姐，你忘记了？王爷不爱小姐，当然也不会来了。”

没想到，小梅这句话刚落，她—下子站起：“不行！”

沈誉宁这个举动吓了小梅—跳：“小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”

沈誉宁的眉心略略皱起，并没有回答小梅的话，静站了许久，又是猛然之间，拍了一下桌子：“既然王爷不—来找我，那我就去找他！”

小梅听了沈誉宁这句话，眸子黯淡而下，垂着头又走向屋里，慢慢拿起绣品，絮絮叨叨地说道：“小姐，哪次不是你自己去找的王爷？可王爷还是不不喜欢你吗？你又不像丹夫人那样会武功，也不像柳意夫人那样会弹琴，更不像素素夫人那样会下棋……”

“武功？弹琴？下棋？”沈誉宁不由得反问，急切地折身到小梅那儿，用力拉着她还在绣花的手问道，“王爷喜欢这些？”

“哎哟！”小梅的手让沈誉宁这样一拉扯，被针扎了一下，惊呼了一声，才嘟着嘴点点头，“是啊，王爷就是喜欢这些。”

一丝笑容在沈誉宁的嘴角浮现，沈如锦不会的这些，她沈誉宁全部都会，她慢慢直起身子，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在墙壁上作为装饰的一把佩剑上。

小梅发觉沈誉宁的这些变化，边埋头专心绣着花边叹气：“可惜，小姐会的王爷不喜欢，王爷喜欢的小姐你又不会！”

“那我若是学会了呢？”沈誉宁的眼睛里闪出光亮，朝着那佩剑走去。

可正当她的手触碰到那把佩剑，剑身上的寒意就此传递过来时，小梅又道：“学会？小姐你又不是没学过，你若是会了那些，那就肯定不是我家小姐了。”

手就停在剑身上，沈誉宁的目光慢慢黯淡下来，那本就浅淡的笑意于那一刻更是消失不见，她对着自己点头，喃喃自语：“我现在是如锦，我是如锦……”

“小姐？”小梅没有听清沈誉宁的话，但也觉得奇怪，探着脖子看着沈誉宁，略想了想，出着主意道，“要不小姐去给王爷送碗百草乌鸡汤？我记得上次王爷挺喜欢那汤水。”

沈誉宁眼前一亮，一下子又回到了小梅身侧，对她眨眨眼睛，弄得小梅不知所措。就这个当儿，她满面堆笑，带了些讨好，挽过小梅的手：“那小梅，你帮我吧乌鸡汤给炖了吧！”

小梅嘴巴一下张大，奇怪地想，以前她与沈如锦两人相依，自己也没大没小惯了，可沈如锦一直保持着王妃的端庄，从不会像今日这样不顾形象。

小梅正奇怪着，见沈誉宁又推嚷着假意哀求，只得去炖汤了。

鸡汤的香味扑来，惹得沈誉宁不由得嗅了嗅鼻子，可立即忍住，干咳了一声：“小梅你在前面带路就好，鸡汤还是我亲自拿着吧！”

“小姐？你不认识……”小梅本是要问话的，但联想到之前的种种奇怪，最后只是挠了挠头，将余下的话都咽了下去，边思索哪里不对劲边在前面慢慢带着路。

趁小梅不注意的时刻，沈誉宁悄悄揭开瓦罐的盖子，将默然给的一包粉末悉数倒了进去，又迅速用衣服隔着将瓦罐捧起，上下轻轻晃荡了两下，方满意地对自己点头，随即跟上了小梅。

远远地，沈誉宁已经看到杭晋承的身影了，秋天的日头还算温和，可他已经披上了厚厚的袍子，坐在花园里的石凳上，在听一个穿着绿色衣衫的女子弹琴。琴音欢愉，可杭晋承的眉头却是皱起，像是厌恶的样子，可一曲终了，杭晋承还是站起身，稀稀拉拉地拍着手掌，点头称赞。

小梅看了，有些担忧地看了沈誉宁一眼，提醒道：“王爷又在听柳意夫人弹琴了，小姐，这时候咱们去，怕是王爷要生气，要不改个时间吧！”

“那便是柳意夫人？”待得柳意转身，沈誉宁恰将她的容貌看了个清楚，那女子不过清秀，并无任何可人之处，她摇着头评论道，“人长得不过如此，琴弹得也不过如此。”

听了沈誉宁的这声评论，小梅嘟囔道：“可王爷就是喜欢啊，谁让小姐你什么都不会呢？会煲个汤吧，今日还懒得让小梅替你。”

小梅声音虽小，但沈誉宁听了清楚，有些哭笑不得地点了下小梅的额头：“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不就是让你煲个汤吗？”

小梅吐了吐舌头不再多言，再去瞧沈誉宁，见她此刻再无方才玩笑的神情，双眼死死盯着杭晋承与柳意的一举一动。

柳意躬身，似乎又要为杭晋承弹琴，借着这个当口，沈誉宁突然直起身，脚步匆忙，一眨眼的工夫已经来到了杭晋承身侧，双膝一软，正欲行礼，顿觉不对，忙只一膝微屈，低头带了些娇羞道：“给王爷请安。”

杭晋承的目光在沈誉宁的身上微落，就又移开，背对于她，懒懒道：“起来吧。”

沈誉宁刚起身，柳意便满是灿烂微笑，手福了福，膝都没屈，挑眉道：“请王妃姐姐安。”

不待沈誉宁出声，又自己将手放下，瞥了王爷一眼，挺了挺腰板道：“柳意听闻，前几日姐姐身体不适，本来还想看姐姐来着，但王爷不许，柳

意就只能作罢。”

话中挑衅意味明显，可沈誉宁清楚地知道自己今日来此的目的，听完柳意的话，边点头边将鸡汤端放到石桌上：“妹妹说的是，王爷的话咱们就该听。”

谁也没有想到，沈誉宁会是这样的回答，柳意一时不知如何再开口，而杭晋承因了这句话，缓缓转身，目光如一道利刃盯向沈誉宁：“我记得，你以前可是一点儿亏也不会吃的啊，今日怎么突然改了性子？”

沈誉宁垂着头，心里的恨慢慢迸发，可脸上依旧带着盈盈的笑意：“王爷，上回你不是说如锦炖的鸡汤好喝吗？我今日便又炖了些，王爷快趁热尝尝。”

杭晋承的目光从盯住她开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，他看着沈誉宁揭开盖子后被热气熏得不由得往后一退，再看着她颤巍巍地拿着汤勺盛了一碗热汤，却又因为太烫马上放下，尴尬地朝自己望了两眼，奇怪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

“王爷，快尝尝吧！”沈誉宁瞧了眼那冒着热气的汤碗，再没有去端的勇气，双手垂在身前不住搓弄，可目光灼热，紧紧盯着杭晋承，充满了企盼。

“这是什么汤啊，让我瞧瞧。”柳意看了眼沈誉宁，带了挑衅道，“这汤太烫了，可不能给王爷喝，要不我先替王爷尝尝，等不烫了再让王爷喝吧！”

那汤中被沈誉宁下了毒药，所以她一听柳意这样说，再不相让：“这是我亲自给王爷熬的汤，王爷的汤你都敢抢着喝，看来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！”

这次，柳意更是惊讶：“沈如锦，你敢当着王爷的面这样说我？”

只是话出口，柳意才发觉自己这次说得的确过分，边偷看杭晋承是否动怒边慌忙地捂上了嘴巴。

但沈誉宁这样的举动，才让杭晋承心安——在他的心里，沈如锦是绝不会错过任何逞口舌之快的女子。他的目光又注视到那碗鸡汤上，闭眼间缓缓回忆起之前，的确有过一回，他为了敷衍沈如锦而说她熬的鸡汤可口。但今日，他实在没有半分想喝的欲望，所以挥了挥手，只是道：“你拿下去吧，这几日没什么胃口，不想吃这油腻的东西。”

“王爷，这汤并不油腻。”沈誉宁心情迫切，急匆匆地解释道，“王爷身子虚弱，如锦在这鸡汤里加了许多名贵补药，王爷还是喝一碗吧。”

沈誉宁的迫切落在杭晋承的眼中，他并没有生疑，只是在嘴角浮出一丝冷冽的笑：终究还是一点儿都没变，那样迫不及待地讨好。带着不屑，他边往外走，边吩咐道：“柳意，屋外天寒，我们还是去屋里听琴吧。”

“是，王爷。”听到王爷话中关心着自己而冷落沈誉宁，柳意分外得意，故意拖着声音说道。

沈誉宁看着那碗已经冷掉的鸡汤，又四周看了看那些守卫的侍卫，最后看着杭晋承干咳着缓缓地往屋里走去，猛然端起鸡汤，快步拦在了杭晋承的身前，跪下道：“王爷，难道你真的要辜负如锦的苦心？”

沈誉宁这样的举动倒是让杭晋承没有想到，他看了看沈誉宁，带了些厌烦，轻拍了几下柳意挽着自己臂弯的手算作安慰，点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喝一碗就是，你先起来吧！”

沈誉宁的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儿，跪着间将腰板挺直，让鸡汤离杭晋承更近一些。杭晋承伸手，接过，依旧是厌恶的表情，懒懒看了看汤碗里的作料，因放得久了，那碗汤已经完全冷透，淡黄的油花漂浮在上面，看得杭晋承毫无食欲，便放缓了速度，并不送入口中。

沈誉宁的心一提，在触碰到杭晋承的目光那一刻匆忙低头，双手绞弄着衣袖，牙关紧咬，嘴角的笑意也都有些僵了。

杭晋承本来是想就此喝一口打发沈誉宁离开的，但碗已经被端到了嘴唇边，还是默默摇头，递还给了沈誉宁：“凉了，再盛碗热的来吧。”

在杭晋承将汤碗放下的那一刻，沈誉宁觉得自己连跪也跪不稳了，心都要跳出来，但杭晋承的话音落下，她悄悄舒了口气，慌忙起身。才跪不久，但沈誉宁的双腿已经感觉到了麻意，但她什么话都没说，接过瓷碗，折身去石桌那儿又拿了一个新的瓷碗，拿开盖子，手上被热气灼伤一块，但沈誉宁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疼痛，只是匆匆将鸡汤盛在碗中，连瓦罐的盖子也忘记盖上，不怕烫地将鸡汤朝杭晋承端了过来：“王爷，鸡汤就是要趁热喝。”

新盛的鸡汤冒着热气，穿过热气的缭绕，杭晋承的目光落到了沈誉宁烫红的双手上，带着些怜惜叹了口气，从怀间掏出素白的巾帕，衬着将鸡汤接过，边嘱咐：“你手烫红了，回去记得上点药。”

谁也没有想到杭晋承会对沈誉宁说出这样的话，柳意与沈誉宁一起抬头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杭晋承，杭晋承慌忙咳嗽了几声遮掩。

“王爷，没事吧。”柳意狠狠地瞪了一眼沈誉宁，随即忙替杭晋承抚着后背，关切地问。

杭晋承空着的左手一摆，见沈誉宁依旧在等着，遂低头，将鸡汤送到嘴边。

“哎哟，好大的虫子。”就在这一刻，柳意猛地一跳，往后朝着杭晋承的怀里一缩，杭晋承一时躲闪不及，瓷碗跌落，“哐当”一声，满地的碎片。而柳意整个身子顺势蜷缩在了杭晋承的怀间，“王爷，刚刚柳意看到了好大的一条虫子，吓死我了。”

沈誉宁的脚步已然踏出了一半，但还是硬生生地收回，抬眼正好看见缩在杭晋承怀间的柳意对着自己轻蔑地眨眼，一副旗开得胜的姿态。

“好了，不怕了，不过是一条虫子而已。”话音虽柔和，但杭晋承见柳意并不是真的有什么事，立即后退，让柳意从自己的怀间离开，反而看着沈誉宁的目光带了些歉意，“如锦，你再盛一碗吧。”

沈誉宁的目光早已黯淡，手早攥成了拳但又无可奈何。但听杭晋承这样一说，沈誉宁不由得侧了侧耳，眼睛紧紧盯着杭晋承，就怕自己听错。

“王爷，您身体素来不好，在这风口不能待得太久，这鸡汤您还是别喝了，咱们还是赶紧进屋吧！”柳意带着恨意背对杭晋承略一跺脚，立即转身，笑意盈盈地挽上杭晋承的臂弯，娇嗔道。

柳意的话说得明白，但杭晋承没有应允，由心而绽出的笑浮在沈誉宁的嘴角，只是那笑意细看，却带了一丝阴晦。她转身，再一次朝着石桌走去。

可沈誉宁还没有到达她的目的地，却听得柳意又一阵惊呼，她已经习惯，并不放在心上，步伐依旧有条不紊，连头都懒得回。

可柳意惊叫之后，却是杭晋承沙哑的嗓音：“沈如锦，你是要本王的性命？”

话音落，沈誉宁脸色骤变，转身刚要看个究竟，杭晋承的手掌已经逼近，她慌忙后退，却晚了一步，杭晋承的手掌掐上她的脖颈：“你在鸡汤里下毒了？是不是你下的毒？”

沈誉宁眼光下瞥，看见一只死猫躺在那散落的鸡肉上，心里便已经明白了。

“我顾念你是沈家唯一的血脉，给你一条生路，你就是这样恩将仇报？”杭晋承掌心的力道加剧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分。若目光能杀死人，估计此时的沈誉宁早已死了千百回了。

“恩——将——仇——报！我——还——要——向——你——报——恩？”沈誉宁被卡住了脖子，字一个一个进出，她顺势仰着脖子，突然凄烈

一笑，从脖颈之中发出低低的怒喝之声，借着这股力气，她双手猛然伸出，用劲掰杭晋承卡在自己脖子上的手腕，想让他松手。

沈誉宁的指甲，甚至穿过了杭晋承的衣衫，在他手腕上划出血痕，杭晋承身上披着的袍子早就滑落在地，可杭晋承始终没有松手，他没有想到，看起来柔弱的沈如锦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力道。

“王爷，王爷，求求你放了我家小姐吧，她不会武功，您这样会掐死她的啊！”小梅始终在远处看着，现在终于躲不过，飞奔而来，整个身子趴在地上，一边磕头一边哀求，“王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家小姐吧！王爷，至少你该将事情查清楚，不能冤枉了我家小姐！我家小姐嫁到王府都已经三年多了，她那样胆小，怎么会做出害王爷的事情呢？王爷一定要查清楚，这绝不是我家小姐做的！”

听着小梅的话，沈誉宁的眼睛瞪得极大，她很想让小梅不要求眼前这个害死自己父母的仇人，但她所有的劲道都用在与杭晋承的抵抗上，根本无法开口。

而柳意平日里厉害，如今见到了这样一幕，早就吓得双腿发软，茫然地四处张望，不知该怎么办。

小梅的话，让已陷入疯狂的杭晋承逐渐又拉回了理智，突然之间松手，使得沈誉宁踉跄后退，连连干咳。

杭晋承瞧了一眼自己手臂上的血痕，用衣袖藏匿好，几步走到沈誉宁跟前，两人几乎脸贴住了脸，但杭晋承没有丝毫要后退的意味，就保持着这样的距离，再度伸手，只是这次，他的手捏住了沈誉宁的下巴：“本王给你这个机会解释清楚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呸！”谁也没想到，沈誉宁朝着杭晋承一口唾弃，“就是我下的毒，是你害死了我爹爹，逼死了我娘亲，难道你还奢望我对着你展露笑颜？你这个小人，当初如……我怎么瞎了眼，嫁给了你？”

“小姐！”小梅惊呼着整个身子都扑了过去，在看到杭晋承的目光后退缩了，但依旧跪在那儿不住地摇头，“小姐，你不要胡说，你最恨的就是将军和夫人，怎么会因为这件事记恨王爷呢？你一定是有什么苦衷……”

杭晋承的心已经慢慢沉寂，蓦然松手，才发现沈誉宁的下巴已经被自己捏得通红，杭晋承抬手，想要指向沈誉宁，但略挥舞几下，还是放下，虽然

还是在逼迫，但语速缓和了一些：“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把这些交代清楚。”

“没什么好交代的，你是我沈府的仇人，我就是取了你的狗命来祭奠我父亲！”沈誉宁已经缓好了精神，所以说着，突然侧身，一个扫堂腿，朝杭晋承击去。

杭晋承往后一退，沈誉宁扫了一个空，恰是背后露了破绽，被杭晋承一击，点住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沈誉宁没想到杭晋承的武功会这样高，心中懊悔，但面上丝毫不露怯意，破口大骂：“是我小瞧了你，你要杀要剐随便你，但你等着，会有人替我报仇，替我爹娘报仇……”

在沈誉宁的叫骂声中，柳意突然想明白了什么，踏着碎步匆匆走到阴沉着脸的杭晋承身侧：“王爷，王妃欲取你性命，那可是死罪啊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杭晋承一声呵斥，立即止住了柳意的话语。随后，他围着沈誉宁转过几圈，点着头自嘲地笑了几声，最后直视沈誉宁：“你以为你的命还是你自己的吗？你的命关系着沈家余下的一百二十三口，你要找我报仇，我劝你，打消这个念头。”

此话一出，沈誉宁不由得睁大眼睛，甚至有些后怕。

“来人，将王妃关起来！”刚才一番动静，早有侍卫在一旁静候，若不是见杭晋承自己可以应付且他迟迟不发号施令，怕那些侍卫早已一拥而上，要了沈誉宁的性命。现在得了令，众侍卫纷纷上前，扣住沈誉宁与小梅，带了几分讨好的意味。

待得他们将沈誉宁绑牢，杭晋承才出手解了她的穴道，之后，突然转身，扫过在场所有人一眼：“今日之事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若本王在外面听到一点儿风声，小心你们的耳朵！”

侍卫皆是伶俐人，一听，全都跪倒请杭晋承放心后，方将沈誉宁与小梅押走。

看着沈誉宁带着仇恨的目光离开的背影，杭晋承深深叹息一口气，无奈地摇着头将滑落于地的袍子捡起，自个儿慢慢地披在身上，抬头，看见柳意还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目光空洞。

“今天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听到了没有？”杭晋承几步走到柳意面前，几乎贴着她的耳朵嘱咐。



柳意方缓过神，连连点头：“柳意记住了，柳意记住了……”

一番折腾下来，杭晋承觉得有些头疼，对着柳意挥了挥手：“你下去吧！”

柳意今日受惊吓不少，连琴也忘记拿，就带着自己的丫鬟春儿匆匆忙忙往自己的住所赶去。

杭晋承也揉着太阳穴往自己的书房而去……

关押沈誉宁的地方是间潮湿的破木屋，因为刚刚杭晋承的一句话，让她陷入了沉默，即便嘴里没有塞上布，她也没有任何吵闹。

反倒是小梅，见看守之人走远了，立即着急起来：“小姐，好端端的，你刺伤王爷做什么？现在我们被关在这儿，怎么办？还有没有出去的机会啊？”

小梅的话将沈誉宁从沉思中拉回，她带着歉意真心地朝小梅低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小姐，你这是……小梅受不起啊，小姐，你可别这样……”小梅的手被反绑着，边说边着急地挪动身子朝沈誉宁靠近。

沈誉宁见小梅挪动得艰难，歉意更深，她努力扭动着双手，试图将绳子解开，但绳子绑得结实，她试了好几次都是徒劳，额间已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而趁着这个当儿，小梅已经挪到了沈誉宁的身侧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对着沈誉宁，露出一个让她安心的笑。

沈誉宁没有办法，只得随遇而安，耐心地看看杭晋承下一步究竟要做什么。